

## 0035菩提道次第略論20141012-b

主講法師：上良下因法師

2014淨律學佛院

接著看下一段：

此說在家修密法者，除出家相、羯摩儀軌及少分遮戒外，尚應如同《律經》所說而行，何況出家修密法者？

底下解釋《妙臂請問經》的文，它說在家修密的人，除了“出家相”——這個就是文上所說的除外相，這個外相，出家相。還有“羯摩儀軌”，就是諸儀軌。還有“少分遮戒”，就是下面過午不食這些遮戒，或者什麼衣服、作淨，這些的，少分的遮戒之外，就是說在家修密的人尚且應當“如同《律經》”，也是我們剛講的威儀門這些的內容而去行，“何況出家修密法者”，那更是要去行。出家眾他本身自己的戒，那更是要去做。所以修密確實很需要顯教的基礎。

我有時候老是看到有人說“打通中脈就會得到開悟、證果”事實上太多太多的基礎，戒定慧基礎都不夠，但他打通中脈，結果一直外道，說實在。在密法當中，很多這種，像打通這種氣脈明點的方法，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內心的穩定、幫助我們內心的開悟，會有幫助的。但不是說，戒定慧都不知道、道次第都不知道，去修密，打通中脈就可以。因為中脈打通就能開悟，沒有這回事的。所以，你看都是要有教法的基礎。

**第五段、持戒和其它修持相輔相成而行，是先賢們的行儀。**

康隆巴亦雲：“于饑荒時，一切事皆關乎糧麥；如是一切皆繞於戒，故應於此精勤修學。

康隆巴尊者他舉個譬喻，他說，在饑荒的時候，一切事情，大家討論的事情、你心中所想的事情，都關乎於，都關注在“糧麥”，在糧食上面。在饑荒的時候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吃，怎麼能吃飽的問題，圍繞著吃上面。所以同樣道理，“如是一切皆繞於戒”，佛法一切的功德的生起，都是圍繞戒而生起的。就像饑荒的時候，我們的心圍繞著糧麥一樣，佛法所有的功德的生起，都是以戒為基礎而生起的，這個在很多的大小顯密的經典裡面都有說了。各位以後學比丘戒就會知道，裡面很多很多的經論。“故因於此盡勤修學”，對戒法要盡勤修學。

**欲令戒律清淨，不思業果必不能成，故思業果是要教授。”**

就是你今天為什麼能夠持戒清淨，它的動力主要是在於你相信因果的道理。所以“不思業果”，你對業果的道理不去思維、觀察，前面下士道所說業果的道理，你如果不思維觀察，那持戒談不上。所以道次第它確實是環環相扣，一個連環扣，就是互相呼應的、一個呼應的、一個善巧的法門。前面〈業果篇〉你學得好，後面的中士道，這個持戒，你就會自然而然就會有一種意樂，就是“思業果”是主要的教授、重要的教授。

**夏惹瓦亦雲：“總之，無論好壞皆依於法；其中若依《律經》所說而行，不須重複，內心清淨，堪忍觀察，心情愉悅，最終善妙。”**

夏惹瓦尊者他說“總之，不論好壞皆依於法；”這個“法”指的是戒法，你修行好跟壞，都因為戒法這個關鍵。如果是能夠依著《律經》所說而行，依著聲聞戒法而去行的話，“不須重複”。所謂“不須重複”就是不需要修很多很多的法門，要重複地修持，修這個法門、那個法門，不需要。你好好持戒，然後配合專修的話，內心自然就清淨。

然“內心清淨”是自己內心的自在。然後呢，“堪忍觀察”，是他人的觀察。

眾生都有分別性，看你持戒好不好，持戒不好就會譏嫌，明的、暗的譏嫌。但是你要是持戒清淨、內心清淨，就“堪可忍受”他人的觀察，別人怎麼觀察，你讓別人都沒有話可說，“堪忍觀察”。

然後呢，今生“心情愉悅”，法樂內充。最後呢，臨終的時候，“最終善妙”，臨終的時候，吉祥而亡、而死，一切善妙，往生淨土或者得到解脫。這是夏惹瓦尊者的開示。

下一段：

**善知識敦巴亦雲：“有一類人依律毀密、另一類則依密輕律，除我上師所傳教授，無有能知律為密助、密為律伴者也。”**

敦巴尊者他說，有一類人“依律毀密”，依戒律，因為戒律是屬於聲聞戒，密法是種圓頓法門，上能夠含攝下，下不能夠含攝上，所以呢，有人依著的戒法的標準來看密法一些行為，覺得就毀謗密法，這是一類；另一類的人“依密輕律”，他覺得我修密法最圓頓、最殊勝、超過一切的功德，所有一切過失都能彌補，所以輕視戒律。認為我修密就包括戒律的功德。

好像有的人，他說“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就具足六波羅蜜”，所以“我不要受五戒了，也不要受聲聞戒了，一句阿彌陀佛就具足一切”事實上不對。就像前面講的，這個咒師、這個持咒的人，他在念佛當中具足一切，是因為他在持戒的狀態之下再念佛，才有具足一切的功德。不然呢，談不上。

所以另一類依密而輕視戒律。那麼這個都是極端、都是不對的。

所以敦巴仁波切他說，“除了我的上師”（也就是阿底峽尊者）“所傳教

授”（就是道次第的教授），你要學完道次第的教授，這樣層層地學上來之後，各安其位，你就知道事實上三士道是互相幫助的。下士道幫助上士道，上士道幫助下士道，互相幫助的。除非，除了我上師所傳的這種道次第的教授之外，無有其他人能夠知道“律為密助，密為律伴者”。

這“律為密助”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，你持戒、你心清淨，你持咒才能夠相應，才能夠真地三密相應，所以說“律為密助”。

“密為律伴”呢，你修密能夠破障、能夠具足功德，這個時候你具足功德、障礙破除，你要持戒清淨才能夠真得做得到。比如說環境不許可，或者就是說你內心正念力不夠，但是你還是有清淨的願力希望持戒清淨的話，你就持咒，持大悲咒，或者你願意持往生咒，什麼咒都好。像我就持大悲咒。持大悲咒，然後好好地比如修大悲懺，然後持大悲咒。通過大悲咒的法門，這個密法為律伴。

這個時候你未來再持戒，不管內心的這種願力也好、外在的環境也好，你持戒就容易持得清淨，這叫“密為律伴”這個道理。

再看第六段、一切行為必須符合三藏，是印度大成就者們的風範。

阿底峽尊者亦雲：“我於印度，凡有要事或突發事，召集三藏法師而問：‘三藏當中無遮止耶？不與三藏相違耶？’於抉擇已，如彼而行；

阿底峽尊者他說在印度的這種習慣，就是說凡有要事，阿底峽尊者他在印度，他是一百零八所寺院的寺主，就是摩摩地，寺主，他擁有一百零八所寺院。他在處理寺院僧事的時候都是這樣子，“要事”和突發事情的時候，就召集所有的三藏法師來問，在經律論三藏當中，這樣做什麼有沒有遮止、禁止？這樣做有沒有跟經律論三藏相違背？經過智慧的抉擇之後，然後才去做。

其實底峽尊者本身他就是三藏法師了，他本身是大成就，會通三藏，他這麼做實際上就是一種表法，讓後世的執事人表法。不要說“我是大成就的，我說話算話，不是這個態度。”而是讓大家尋找經論的依據，然後再來行，這是種表法。

就像廬山慧遠大師，初祖慧遠大師，他往生前，弟子勸他吃一點食蜜。然後他就說“那你去查律典，這個不叫病，可不可以開緣？”事實上他老人家怎麼會不知道，這個叫“七日藥”，我們都知道的事情，他老人家怎麼會不知道？但就是說，他說“你們找佛寺律師去查查律典，我這樣做跟律上相應、不相應？”。查到一半的時候，他老人家就往生了，就自在往生了。那這個是什麼呢？這個也是種表法。

古德的這個態度就是說，我們一切的判斷行為，要以經律論三藏來做依止。尤其我們現在最基礎的就是律藏，以律藏來做依止。不要說“我說話算話、我是老大、我講的話就是聖旨”不要這個態度，就是要有法作為依止。

然後底下：

**我比嚩瑪拉希拉寺諸師，更於其上加問：‘菩薩行中無遮止耶？不與彼相違耶？’任有何事，皆依會中戒師所定而行。”**

在印度的吉祥寺，就是比嚩瑪拉希拉寺，就是吉祥寺，就是阿底峽尊者他的根本道場。在印度的根本道場的這些諸師們，這些上師們，他們在決斷的時候，更加上一個更高的標準：這樣做在菩薩道當中，有沒有遮止？有沒有跟菩薩道相違背？更高標準。不止是要以聲聞戒的標準來觀察，還要以菩薩戒的標準來看。這是古印度人他們的這種風範，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。

所以你看，佛陀在告訴我們，就是說我們什麼事情都是要依著羯摩法而去

行，這樣可以減少很多的過失，因為緣起法甚深甚深。有時候凡夫眾生，每個人都會有盲點，包括各位、包括我，大家都會有盲點。那麼比如說剛好這個盲點就是很致命的，處理一件事情，剛好這個是很致命的、很重要的事情，又碰到我們的盲點，那這個就可能會有很大的失誤。所以必定要以戒，拿這些戒定慧三學，乃至於菩薩道來作驗證。

那在這個當中：

于共中士道次修心說訖。

中士道就這樣介紹完了。整個中士道的重點呢，在修決定勝。決定勝，尤其是聲聞、緣覺他們的這種解脫輪回的這種決定勝，包括怎麼生起中士道的意樂、包括意樂生起之後怎麼去修，大致介紹完了。

接著呢，我們翻到講義一百六十五面：

于上士道修心

今天呢，很殊勝吶，我們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努力，終於進入到了上士道，那上士道就是菩薩道這個修心。

“修心”分為二段：第一段、**連接上下文**。第二段、**正說上士道**。

第一段“連接上下文”就是承前啟後，就是說為什麼要有上士道的意思。

初中分四：

一、**要成辦一切自利，也不應棄舍利他，所以從一開始就要進入大乘。**

看這個文：

由多門中，長時修習輪回過患，見一切有如同火坑，遂欲獲得能滅煩惱、痛苦之解脫果，由此策逼其意，學三學道，能得解脫，跳脫輪回；

好先看到這裡。這地方先講到前面的中士道，在中士道當中，因為透過我

們前面講的觀察意樂、觀察加行等等的多門當中，然後長時地“修習輪回過患”。看到輪回過患，尤其觀察苦集二諦，“見一切有”，三有的境界，“如同火坑”，看到這個。因此“遂欲獲得”，所以呢，希望能夠獲得、能夠滅除煩惱，還有痛苦的這個解脫果。“煩惱”就是集諦，“痛苦”就是苦諦，所以希望能夠滅除苦集二諦的滅諦的解脫果，那麼這個就是意樂了。透過苦集二諦的觀察，所以呢，希望能夠脫離這樣的苦惱。

所以呢，“由此策逼其意，學三學道，”所以因此去修學道諦戒定慧三學，而能得到解脫，然後“跳脫輪回”，得到滅諦。

就等於前面中士道的一個總攝，透過苦集二諦的觀察，生起意樂。然後接著來修道諦，戒定慧三學，而可以達到滅諦的跳脫輪回的解脫，這個是得到聲聞、緣覺的解脫。這是前面中士道。

下一段：

**此雖不同善趣盛事，不復退墮，然所斷過及所證德僅是少分，故尚未能圓滿自利，由此利他亦唯少許，最終仍須諸佛勸請而入大乘，故具慧者理應于初即入大乘。**

它說“此”，此是指中士道的解脫了，聲聞緣覺的解脫。雖然不同於“善趣盛事”（“善趣”指的是下士道的人天），雖然不像人天的盛事、人天快樂的果報，會退墮，所以叫作“不同”，不同人天的果報，終究還是曇花一現。然後“不同”這種“善趣盛事”，然後它本身“不復退墮”。然而“所斷過”，它所斷的煩惱的過失，還有所證的功德，僅僅是少分。這個“少分”就是說相對於佛陀來說，聲聞人他雖然跳脫輪回了，但是他相對佛果的功德來說，就像太陽跟螢火蟲光明的比對一樣，差距太大了。

要是天臺來講，他們只是斷了見思惑，還有廣大的塵沙惑，還有甚深無量無邊的無明惑都還沒斷。所以你看方等時的很多經典，都彈偏斥小、歎大褒圓，呵責聲聞人的智慧，還有功德的不足。不要說佛，跟菩薩比起來，都是相差太多了。

所以“故尚未能圓滿自利，”連自利都不圓滿。為什麼？因為自利圓滿，那就成佛了。見思、塵沙、無明三種都斷盡了，那才是自利圓滿。它只是斷除見思惑而已，聲聞人斷了見思惑。緣覺的人更進一步地把見思惑的習氣也給斷除。聲聞人還有見思的習氣，後面還有很多的塵沙跟無明惑沒斷，所以自利尚未圓滿。

“由此利他亦唯少許”，本身的智慧有限，相對於菩薩跟佛來說智慧有限，那麼利他來說也是少許。你看有的聲聞人他雖然也能夠在世度化很多的眾生，但是比起你看菩薩，千百億化身，無量無邊的化身，同時在無量無邊的世界，和無佛的世界，那麼“何等世界無，佛法功德寶，我皆願往生，示佛法如佛”，大菩薩的境界都是這樣子。到沒有佛的世界，住世說法，甚至示現八相成道。那麼這個聲聞人就遠遠比不上，聲聞人他不可能千百億化身的。所以“利他”，這種聲聞人利他，就算好像優婆塞多，他是度了很多的眾生，稱為無相好佛。但是呢，相對於菩薩的利益眾生，也只是鳳毛麟角的少許而已。

“亦唯少許”，不是跟我們比，跟我們比那是聖人，那可是阿羅漢的聖人，那是非常尊貴的。是相對於法身大士來說，是少許的。所以“最終仍需諸佛勸請而入大乘”。

你看《維摩詰經》當中〈弟子品〉，維摩詰居士呵責這些十大弟子，在這邊的開示，這個是諸佛勸請。《法華經》當中，三周說法，三番的說法，勸請



這些聲聞弟子。經過三周的說法之後，次第地轉入大乘。諸佛勸請而入大乘，就是因為他自利利他的功德跟大乘差距太大了。

所“故具智者理應于初即入大乘”，所以一個具足智慧的人，一開始的時候，格局就是要入於大乘，這個很重要。

你看《維摩詰經》裡，各位學了天臺就知道，方等時維摩詰居士呵責十大弟子。十大弟子就是覺得“我好慚愧，我跟菩薩功德比，差距太大了”但是還不能夠依此發菩提心，還不能夠。但是只是將他的心調熟，那個原本聲聞的習氣稍微動搖一下。

然後在般若時的時候，這個時候，須菩提、舍利弗這這些大阿羅漢代替佛陀說法空的般若。他們也聽佛陀說了很多了，然後他們自己也能夠說，但他們自己也不見得願意承擔。我們當然是講跡門，不講本門，就是說他們示現的這個阿羅漢，還只是能夠學著佛去講，但是本身也並不見得有好樂之心。

只有到法華會上，法華會上佛陀開權顯實、會三歸一的時候，而且還不是一說佛弟子馬上就接受。佛陀剛開始要講法華的時候，馬上五千比丘退席。佛陀說，你們過去所學的還不夠圓滿，我還有更圓滿的法要告訴你們，馬上就五千個增上慢的比丘退席。那些都是聲聞種姓吶，還沒有證得阿羅漢，阿羅漢就不會退席，這是一個。

然後再來講三周說法，第一個法說，第二個譬喻說，第三個因緣說。法說的時候，純粹說理論，就舍利弗這些特殊的上根利智的阿羅漢，因此發起菩提心；大部分的阿羅漢還是就聽聽而已，還是沒有說發起菩提心。第二番呢，譬喻說，火宅譬喻、三車譬喻，譬喻說，中等根機的阿羅漢，慢慢地發起菩提心。第三個再講因緣說，我們過去都是一起修學大乘的，我是大通智勝佛十六沙彌

當中的一個沙彌，曾經教導過你們大乘，你們已經很久、很久，忘記了，然後這個時候不應該忘記，應該繼續修學大乘佛法，這個時候下根的阿羅漢才依此發起菩提心。

我說這麼多的意思就是說，你看從《維摩詰經》的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，一路這樣下來調熟，很長的時間，可能幾十年的時間，甚至可能更久的時間，阿羅漢才慢慢地能夠摒住他的習氣而發起菩提心。不然的話，就像大迦葉尊者他說的，他過去聽佛講大乘佛法，心沒有好樂之心。這種對大乘菩薩莊嚴佛土、度化眾生，他一點興趣都沒有，聽到最後，累了（就像各位聽到最後，聽到累了）開始打坐，觀空、無相、無願，入定，觀三三昧，就休息一下，安住在小乘的三三昧當中、空性當中休息一下，你看大迦葉尊者尚且如此。

這意思也就是說，所以為什麼宗大師說：“具慧者理應于初即入大乘”，這個道理是這樣子，一個人種性的決定之後，很難改變。你看像南傳的那些人，那些修行人，我看他們開始有的修行人確實也是相當有智慧。但是呢，你要叫他信仰大乘吶，很難，甚至他不要譏謗就算不錯了。那麼只有極為少數的，像阿薑曼、阿薑查尊者，他們還是相信大乘，但他不想修，但是他並沒有想要修的意願，但是他相信。但是還有些等而次之的修行人，連大乘都不相信。我想阿薑曼尊者還不錯，他證得神通說他觀察他過去生就是修大乘，只是後來退了。所以他也是相信大乘的，阿薑查尊者也是相信大乘的。就是說這個種性改變很困難。

有的以為說“我今生就是自利修行，然後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證得阿羅漢之後，然後我再回小向大，然後再修行，證得初地”，這個純粹是個人的虛妄見解，沒有這回事。

我剛剛講的，你看在佛的旁邊的佛弟子，還要經過五時八教，五時呐，五番調熟，到講《法華經》開權顯實的時候，還要三階地說法，法說、譬喻說、因緣說，三次的說法，他才慢慢地把他堅固的習氣給脫落。他都已證阿羅漢，無我了，還是對佛很有信心的，比我們信心強多了，而且是佛陀親自為他說法。經過這樣長時間地不斷調熟，他才能夠慢慢地發起菩提心，所以這不容易。所以不是說“我剛開始的時候，顧好我自己就好了，別人怎麼樣不管，我先要求脫離三界就好了，先證阿羅漢要緊”。事實上我們最後還是要成佛，如果這個聲聞種性成就了之後，你要改變就很困難。

所以“具慧者”，一個有智慧的人，大智慧的人，要大福報的人，應當於最初就入於大乘。所以這是一個為什麼要說上士道的原因。

不像有的人說“我根機太差了，我先把《弟子規》學好，我《弟子規》沒有學好，我沒有資格學習大乘”不是這個態度。佛菩薩和宗喀巴大師都不是這個態度。

或有的人說，“我煩惱太重了，我先解脫輪回要緊。眾生的苦難呐，等我出輪回再說”。也不是這個態度。

一開始的格局就很重要。所以各位剛開始來到僧團，剛剛出家，剛出家的時候，本身的格局的建設非常得重要，一開始就應當入於大乘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、很重要的觀念。

你可以煩惱很重、你可以心力很薄弱、你可以福報很差，這個都沒有關係，但這個不妨礙我們學習發起大乘心。你要認為說你障礙很多、煩惱很重、福報很差而不敢發起大乘的話，你反而因此永遠破除不了煩惱、永遠沒有福報。反倒是你釜底抽薪、發菩提心，就是不要執著說你這些很重、很差，你發起菩提

心。你發起菩提心的時候，你反而能夠得到廣大的福報；反而因為發起菩提心，能夠破除業障。

所以一開始的格局就是要入於大乘，要學習以種種方便來入於大乘。但這種種方便當然包括前面的下士道跟中士道的基礎，不是說很狂妄：“我就是大乘”不是這個態度，而是要有前面的基礎，然後再入於。就是說我們開始就告訴自己：“我要發菩提心”，然後配合前面的打底的這個基礎，讓我們真正的菩提心能夠生起。

下一段：

《攝波羅蜜多論》雲：“無力成辦世間利，此二種乘應永棄，一味利他為性者，應趣由悲示佛乘。”。

“無力成辦世間利，”批評二乘，二乘的人他沒有力量、沒有能力來成辦世間眾生的利益，“世間利”指的是眾生的利益，不是他了，是度化眾生的這個利益他沒辦法成辦，當然是相對於菩薩來說了。“此二種乘”，就是聲聞、緣覺這種小乘，應當永遠棄舍。

所以前面中士道，我們是共中士道，是從這當中學習發起想超越輪回的心。但是我們是路過，我們不住在這個地方，我們是路過而已，應當“永棄”。“一味利他為性者”，這個就是大乘菩薩的特質：從因地的發心，剛出家、剛學佛的動機就是為了利他而來出家、而來學佛的。就算他在佛前關起門來閉關加行，任何人不見。像弘一大師一樣，個性就是比較清的個性、比較孤僻的個性，很少跟人家見面的。但是他的心，卻是一味利他，也是跟大乘的相應。

所以呢，“應趣由悲示佛乘”，我們應當趨向由佛陀的大悲心所顯示的佛乘，也就是大乘。為什麼強調這個是佛陀的悲心所顯示呢？因為趣入大乘是迅

速成就自他二利的唯一法門，所以應當由此趣入。

## 第二段、大乘行者理應成辦利他。

于此，諸士夫之安樂、威德、士夫之力，謂能肩負利他重擔，因僅緣自利者等同畜生。是故諸上士之本性，即專注行他人利樂。

就是至少要有這樣的動機。

上士夫，三類的士夫。那麼一切的士夫，他如能夠具足大的安樂、大的威德，還有大的士夫之力。大的士夫之力包括一切的福德資糧、智慧資糧，等等的。“謂能肩負利他重擔”，就是說，就能夠具足士夫之力就來自於他能夠肩負利他的重擔。就是開始的發心，甚至行門就是從這裡、從大乘而趣入，所以呢，才能夠成就“士夫之力”。

底下解釋，“因僅緣自利者”，只是想要求自己的安樂，包括人天的安樂、包括出世解脫的安樂的話，“等同畜生”。因為畜生也是求自身安樂，我們如果修行人也是求自身的安樂，本質跟畜生一樣。

所以呢，諸上士夫的本性，就是專注行於他人的利樂。所以為什麼一個上士夫、一個菩薩（修行人），他能夠成就廣大的資糧，就是因為他一開始的利樂（利樂就是他這個動機），就是他可能剛開始，比方我們剛開始出家，我們可能就關起門來用功，但是他的動機是來自于專注於他人的利樂，從利益眾生的這個著眼點而來修行的。

所以一開始，這個動機就是要確認“我是為了利益眾生而來修行”，要常常提醒自己。

有的人說“這很假，剛開始我信佛，根本就是為了自己，所以我嘴巴講我為利有情願成佛，很假”。沒有錯，一開始很假。但假久了就變真的了，熏習

啊。就像那個螟蛉講“像我、像我、像我”，憶念久了就變真的了。

你剛開始就覺得“我不行、我福報差、我業障重”，你剛開始就覺得不行，那就永遠不行。

剛開始就不斷地憶念菩薩道、憶念菩提心。我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就憶念，專注地憶念，來成就這種根性。

下一段：

《弟子書》雲：“畜亦能食易得草，渴逼獲水亦歡飲，然此士夫勤利他，此為其勝威樂力。

看到這裡。畜生也能夠吃易得的草，也知道去找容易得到的水草來吃，要求自利。“渴逼獲水亦歡飲”，畜生也是一樣，被渴所逼，然後呢，獲得水之後，也能夠很歡快地飲用。總之畜生就是為了水草、為了自利而活。

然後底下說呢，“然此士夫勤利他”。就是說一個菩薩道的菩薩行人，他跟畜生道的差別：“勤利他”。有這樣的動機，還有這樣的行為，這兩個不可分的。即使說各位在剛出家的時候，也是一樣，剛來佛學院也是一樣，不要說“我的心是發的大乘，大眾的事情我就是應付應付做就好了”，那不可能的。你有這樣的心，對大眾的事情，你應付應付做的心態，然後“做完之後，趕快去做我的功課”，那這樣的話，所謂的大乘真的是完全談不上。

所以“此士夫勤利他”，勤加地利益他人。那麼“此為其”，他的殊勝的“威樂力”。“威”就是威德，“樂”就是安樂，有是士夫力。就是說他這個殊勝的威樂力的來源，就在於他這種“勤利他”。一開始就是就這樣，動機也好、行為也好，都是在專注地利他之上。

如果一開始的時候，就是嘴巴說是大乘，但心中不是大乘。那這樣的話，

他就算很用功地修，他一樣沒有威德、沒有安樂、沒有士夫力。就像我們看有的人，他也很用功，但是整天還是苦苦惱惱的：就是他的心量的問題。就是整天想自己“我的功課、我的氣、我的身體健康”，或者頂多好了“我的眷屬”想這些東西。然後對於大眾的事情，隨隨便便的。那這樣的話，他就是沒有福報。沒有福報，更不用講什麼威德、什麼士夫力，那就更談不上。

下一段：

**耀日乘馬照世遊，地不擇擔負世間，上士無私性亦然，一味專行世利樂。”**

他舉兩個譬喻：耀日，太陽光，顯耀在天空的太陽光，“乘馬照世遊，”就像神話裡面不是講太陽神乘著馬車，“照世遊”，普遍世間地去周遊、去照了。他沒有分別好人壞人、善惡美醜，他普遍地去照了每個角落。太陽光，平等地照了。這個地方法尊法師翻譯的《廣論》，他翻譯成“如日照世駕威光，”他是這樣翻譯的，他就沒有翻譯成“乘馬”。就是像如日照世，駕著威光，它是普遍的照了，這是太陽。

大地呢，“地不擇擔負世間”，大地不揀擇，不揀擇好人壞人、善人惡人。你破壞大地也好，你護持大地也好，大地一樣負擔世間上的有情跟無情。所以你看藏傳佛法，他們會把登地菩薩稱為“大地菩薩”，就是因為他們的心就像大地一樣：你對他恭敬也好、你傷害他也好，他的心對眾生是平等地慈悲，這叫“地不擇擔負世間”。

這兩個譬喻：天上的太陽、地面的大地，都是平等無二地來攝受眾生、來長養眾生。

底下合法：“上士無私性亦然，”這個菩薩的心，上士道的菩薩，他那個內心的悲心的無私，也是一樣。“一味專行世利樂”，他一切的修行，不管自

利利他的修行，都是為了利樂世間的眾生。所以所謂大乘行者，應當成辦利他。

### 第三段、忙於救度苦難眾生的人，可稱為士夫及智者。

見諸眾生為苦所逼，為利他故而忙碌者，名為“士夫”，亦名“智者”。

就是說菩薩看到眾生被苦惱所逼，我們前面講的觀察苦集二諦，所以深深地感受到苦集二諦的逼迫，所以呢，內心極為不忍。為了利他原因而忙碌的話，那麼有資格稱之為“士夫”，當然這個地方“士夫”，尤其指的是上士夫。那麼“亦名智者”，他是個有智慧的人。

為什麼呢？看底下解釋：

前論中雲：“見世無明煙雲覆，眾生迷墮苦火中，如救頭燃意勤忙，名為士夫亦智者。”

在前面的論，就是《弟子書》裡面，它說見到世間的眾生為無明的煙雲所覆蓋，然後眾生都迷墮在苦惱的大火當中。“煙雲覆”可以說是集諦，煩惱煙雲無量無邊、惑業的煙雲無量無邊；然後呢“苦火中”就是苦諦，在苦火當中。觀察眾生的苦集二諦，“如救頭燃意勤忙”，就像頭上被火燒了，就叫頭燃，那這個時候趕快滅火啊。救頭燃，就是趕快滅火，就是很急迫的沒有任何間隔的心。菩薩度眾生的心也就像救頭燃一樣，那麼急迫、那麼沒有間隔，意識很勤、很忙的，內心很精勤、很忙碌的。這樣的人呢，稱之為“上士夫”、稱之為“智者”。

為什麼稱之為智者？我們在底下介紹上士道的時候，慢慢各位就知道了。

### 第四段、能有機會進入成辦自他二利之道，應生歡喜而入。

故大乘乃自他一切善妙之源；是除一切衰損之藥；一切智士所行大道；見、聞、念、觸亦能長養一切眾生；



看到這裡。所以大乘是他自己也好、他人也好，“一切善妙的根源”。就像〈普賢行願品〉所說的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夠成就諸佛菩薩的智慧華果。為什麼能夠成佛？因為佛的本質就是大悲心，佛的心就是大悲心為室，佛的心的體是大悲心。今天我們說要成佛，那你的因地裡面也要隨順悲心。所以這個大乘，一種具足悲心的大乘，是自己，還有對他人一切善妙的根源。這個是就生善來說。

就破惡來說，是“一切衰損之藥”，一切煩惱、痛苦，或你說你沒有福報啊……你要覺得你沒有福報，你就應該發心；你要覺得你煩惱很重，你就應該發心，發起大乘心。

那發大乘心先不說“我以後要利益眾生，要利益很多”先不說這些，或者說“我以後怎麼弘法利生”先不想這些。先眼前的，面對眾生的事情，這個大眾事情，怎麼樣地好好地認真地去做。

就像以前我師父告訴我說，每天睡覺前，想一想“我今天為常住、為大眾做了多少事情？”去想這個事情來擴展自己的心量。不要說現在一開始就打妄想：“我以後要怎麼利益眾生，我要怎麼樣好好關起門來用功”，然後“要怎麼弘法，然後……”。所以我現在對大眾的事情無所謂，我應付應付就好了”。這樣的心態的話，就算怎麼修，修到驢年，也不可能開悟，更不用說成就大威德，不可能的事情。

所以“是一切的衰損之藥”。你說你業障很重、你要覺得你福報不夠，你反而你應該發起心。而發心的話，你還有實質上的行為，不是嘴巴講講。而是發心，還要努力強迫自己放下我執，去護持大眾。這樣子的話，才有辦法真正地除一切的衰損。

因為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為什麼會有衰損？來自於我執。因為“有我罪即生”，所以你發起大乘心，來破除這個“我”，才有辦法破除衰損的根源。衰損的根源破了，一切的衰損——病、苦惱、業障、沒有福報這些衰損，來自於我執的，才有辦法真正地破除。

然後呢，“一切智士所行大道”，就是說一切智士，大乘的智士們，他們所行的大道，就是趣向無上菩提這個大道。這個是一切智士所行的大道，有智慧的人所行的大道。

然後呢，第三個讚歎，就是說：“見、聞、念、觸亦能長養一切眾生”。對於這種大乘的道法，大乘道，你能夠見聞，乃至憶念、乃至接觸，你去實踐，也能夠長養一切眾生。

比如說你每天不斷不斷地讀誦〈行願品〉等等這些大乘經典，不斷地見聞或者憶念、或者觸，接觸，去實踐。這個是第一個，見、聞、念、觸，第一個法，先講法。就是我剛講的大乘法，你不斷地去讀誦、不斷地憶念，實踐，叫見、聞、念、觸；第二個，這個人。修行大乘佛法的人，你要不斷能夠見、聞、念、觸，就是說你能夠遇到修大乘的菩薩，或者你不斷憶念大乘菩薩他所行的行為，然後這樣子的話呢，你也一樣能夠得到就像藏傳佛法講的所謂“上師的加持力”。這從很多方面來說，就算他們沒有給你任何的教授，你在他旁邊，你從他的這個行為當中、他這種氣質當中，可以感受到他那種大乘菩薩的這種氣質。你見、聞、念、觸這樣的這種大乘的菩薩的眾生，一樣可以長養我們的善根，所以亦能長養一切眾生。

好，今天講到這個地方。

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！

上<sub>良</sub>下<sub>因</sub>法師

聽打：普隨

校對：妙蓮 普靈

201712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